

# 古代麻醉药物的史实探析

张楠

**【摘要】**《列子·汤问》中已有应用麻醉药物的记载,此后历代文献中皆有将麻醉药用于医疗的记载。在两宋时期,麻醉药物被民间作为邪术滥用,出现了蒙汗药、迷魂药、断魂香、迷魂香等,并被官府明令禁止。之后,中医麻醉药发展一脉相承,而民间麻醉药物的发展脉络并不清晰;中医麻醉药的配方种类繁多而详尽,而民间麻醉药的配方则比较简单;甘草豆汤是中医麻醉药常用的解毒催醒药,而冷水是民间麻醉药最常见的解药。由于传统中医麻醉药的毒副作用,以及官府对民间麻醉药物的明令禁止,再加之随着西医的传入,以及对中医的打击和排挤,中医麻醉药物的使用出现衰退趋势。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中医麻醉药已开发出内服、灌肠、肌注、静注等多种剂型,对其药效学、药代动力学也有更加深入的认识,有利于中医麻醉药物的重新应用和推广。

**【关键词】** 麻醉药物; 蒙汗药; 中药麻醉

**Analysis of narcotic drugs in ancient times** ZHANG Na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Recordings about narcotic drugs could be found in *Liezi · Tangwen*, and since then narcotic drugs for medical use appeared often in literature. In the South and North Song Dynasties, narcotic drugs were abused by the people. Various drugs like knock-out drops and knock-out incense appeared at that time and were forbidden by the government. From then on, narcotic drugs for medical use kept developing while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folk narcotic drugs was not clear. There were a variety of formulas for narcotic drugs in TCM and the formula of folk narcotic drugs was simple. Gancaodou decoction was the antidote for TCM narcotic drugs while the antidote for folk narcotic drugs was cold water. Later the TCM narcotic drugs were also used less and less because of the side effects, prohibi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ressure from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Studies of recent years show that many dosage methods for narcotic drugs have been developed (such as oral drugs, enema drugs, injection and intravenous drugs)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narcotic drugs deepens, which is good for the re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narcotic drugs.

**【Key words】** Narcotic drugs; Knockout drugs; Chinese herbal anesthesia

中国古代麻醉药物是中国传统科学资源里被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统中医药宝库中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重要产物。古代医家很早就将其作为医疗用途运用于临床实践,并对麻醉的方法、药物、技术等进行了探讨。两宋以后,麻醉药物开始逐渐被民间当作邪术滥用,用以谋财害命等犯罪活动,被官府明确厉禁。至近代,由于中医药事业不断受到打击和排挤,加之西医学传入,以及我国封建伦理等各方面的社会影响,中国古代麻醉药物的应用呈衰退趋势。目前,我国麻醉学的研究以西医麻醉学占主导地位,但中西医麻醉结合作为辅助一直存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中

国古代麻醉药物将会得到更多地科学应用和临床推广。

## 1. 麻醉药物的医疗应用

《列子·汤问》:“鲁公扈、赵齐婴二人有疾,同请扁鹊求治。……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二人辞归”<sup>[1]</sup>。此处的“毒酒”即麻醉药物,是现在可见有关麻醉药物应用的最早记载。

至三国时期,华佗继承先秦用酒作止痛药的经验和用“毒酒”进行麻醉的传统,发明了麻沸散。《后汉书·华佗传》:“酒服麻沸散,既醉无知觉,因剖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创痊,一月之间皆平复”<sup>[2]</sup>。其中,病人服用麻沸散后没有知觉,是世界上最早应用麻醉药

作全身及头颅的手术记载。虽然麻沸散已失传,但后世医书中发现了类似的配方,晋代葛洪曾用“闹羊花、草乌”作为麻醉药的方子;唐代蔺道人著《仙授理伤续断方》中载有整骨用麻醉药:“用大乌头……温酒服下。如未觉,再添二分药,酒下”<sup>[3]</sup>;据传为华佗所撰,唐代孙思邈编集的《华陀神医秘传》中所载的“麻沸散”<sup>[4]</sup>等。

宋元以来,麻醉药的使用更加强调用温酒送服和逐渐增加药量。宋代窦材所撰《扁鹊心书》中载有“睡圣散”药方:“人难忍艾火灸痛,服此即昏睡,不知痛,亦不伤人。此方由山茄花、火麻花共研为末,每服三钱,小儿只一钱,一服后即昏睡”<sup>[5]</sup>。此处强调成人与儿童间的药量区别。元代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中载有“草乌散”药方:“先用麻药服,待其不识痛处,方可下手。或服后麻不倒,可加曼陀罗及草乌五钱,用好酒调些少用。若其人如酒醉,即不可加药。被伤有老有幼,有无力,有血出甚者,此药逐时相度入用,不可过多。……伤重刺痛手近不得者更加坐拏草、草乌各五钱及曼陀罗花五钱入药”<sup>[6]</sup>。这里特别谈到伤势过重患者的不同用量问题。元末明初朱棣主编的《普济方》专门记载了很多外治伤病的方法和药方,并在卷 251“诸毒门之解诸毒”提到解药的使用方法:“治蒙汗毒,目瞪、口不能言、如醉。用白扁豆,不拘多少为细末。用水或温酒调下。亦能解砒毒及鸩毒。又方:用川中白善土,如无以厨上多年黄土为末。水调服。又方:在鬓边左挑脚。铜钱飞下即是。又方:或急症无药,以新汲水喷心上,候醒即止”<sup>[7]</sup>。

至明清,医家应用麻醉药更注意个体差异,明确记载了要严格掌握配方比例安全用药。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草部》:“秋季采曼陀罗花,阴干,等分为末,热酒调服三钱。为一会即昏昏如醉。割疮、炙火宜先服此,即不觉痛苦”<sup>[8]</sup>。同时,出现了局部的麻醉药物。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麻药方:南星、半夏、川乌、川椒、石灰、草乌各等分。右六味,各生为末,酢调涂瘤上,用药则不痛。……川乌、草乌、南星、半夏、川椒为末用酒调擦”<sup>[9]</sup>。清代赵学敏《串雅内编》中所载“整骨麻药”配方:“草乌三钱,当归、白芷各二钱五分。上药为末,每服五分,热酒调下,麻倒不知痛苦,然后用手如法整理”<sup>[10]</sup>。此外,清代吴谦编修的《医宗金鉴》所载“外敷麻药”,清代朱翔宇辑《喉科紫珍集》所载“吹喉麻醉药”,都十分重视麻醉的促醒,增强用药的安全性。

在清代,一方面是麻醉药物应用的进一步精确,另一方面则是部分医家强调外科病症应从内而外治

疗,反对外科手术,从而使麻醉药物的医疗应用受到限制。同时,由于麻醉药物应用剂量和方法不够精确,以及民间滥用所引起的社会问题(详见下文)等不利因素也使麻醉药物的医疗应用受到束缚。

近代,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以及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中医药事业的打击和排挤,以及社会上也一直存在着不利于中医药的言论等,中医药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古代麻醉药物的医疗应用越发受到束缚,配方和制法无明显改进,不仅失去了发展机会,而且也逐渐丧失了宝贵的临床实践基础,使其发展日益保守最终走向不断衰落而无可挽回<sup>[11]</sup>。

总之,古代中医里的麻醉药起源于战国时期,到了汉代得到初步发展,元代发展到高峰,至明清呈衰退趋势<sup>[12]</sup>。古代医书中记载的主要麻醉药名称,详见表 1。

表 1 古代中医麻醉药一览表

年代	文献	麻醉药物
宋以前	列子	毒酒
	五十二病方	酒和毒(乌头)
	后汉书	麻沸散
	仙授理伤续断方	整骨麻醉
宋元	扁鹊心书	睡圣散
	世医得效方	草乌散
	普济方	草乌散
明清	本草纲目	曼陀罗花
	证治准绳	麻药
	串雅内编	整骨麻药
	医宗金鉴	外敷麻药
	喉科紫珍集	吹喉麻醉药
	后汉书华佗传注	麻沸散

## 2. 麻醉药的民间滥用

在两宋时期,本来作医疗用途的麻醉药物被大量滥用于各种犯罪活动中,出现了蒙汗药、迷魂药、断魂香、迷魂香等不同种类。笔者对元明清文献中民间麻醉药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统计(见表 2)。其中,蒙汗药的使用频率最高,计 116 次;迷魂药次之,计 64 次;“断魂香”和“迷魂香”使用率较低,只可见于少数文献。

作为中国古代麻醉药在民间被滥用的代表,蒙汗药至少在两宋时期已出现,效果最神奇、成分最复杂。北宋司马光《涑水记闻》:“杜杞字伟长,为湖南转运副使。五溪蛮反,杞以金帛官爵诱出之,因为设宴,饮以曼陀罗酒,昏醉,尽杀之,凡数千人”<sup>[13]</sup>。又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广西曼陀罗花,遍生原野。大叶白花,结实如茄子,而遍生小刺,乃药人草也。盗贼采,干而末之,以置人饮食,使之醉闷,则挈篋而趋”<sup>[14]</sup>。至明清,蒙汗药不但频见于史籍,而且

表 2 民间麻醉药所见元明清文献一览表

麻醉药	元杂剧	次数	明代文献	次数	清代文献	次数
蒙汗药 (116 次)	全元杂剧	1	七修类稿	2	七侠五义	6
			二刻拍案惊奇	1	七剑十三侠	3
			三宝太监西洋记	1	三侠剑	5
			今古奇观	1	小五义	32
			水浒传	12	施公案	11
			禅真逸史	1	济公全传	18
			续欢喜冤家	1	海公大红袍传	2
					续济公传	7
		隋唐演义	2			
		彭公案	9			
		醒世姻缘传	1			
迷魂药 (64 次)	全元杂剧	1		0	七剑十三侠	1
					三侠剑	12
					小五义	24
					续济公传	1
断魂香 (14 次)		0		0	彭公案	25
					七侠五义	11
迷魂香 (2 次)		0		0	施公案	3
					七剑十三侠	1
					彭公案	1

对其成分、配制、药理作用和消解方法,都有较详细的描述。有关蒙汗药的配方、制作和消解方法比较翔实的记载,可见郭松义所引刑案资料中清代广东合浦县发生的一宗案件:“据被抓获后的卢亚长招供:这迷药是由颠茄子、白米薯蓣、青麻花 3 味草药配成。……配制的方法是将这 3 种草药晒干,研成粉末,等分合在一起,用量是每次 1 分,和水或酒吞服。消解的办法是用碗水放些片糖搅匀喝下就醒,即使不去解救,昏迷几个时辰,药性一过,自然也会醒来,并不害人性命”<sup>[15]360</sup>。结合历史考证,蒙汗药的主要成分是曼陀罗花,属于茄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曼陀罗的花冠,原产于印度是梵语的音译,又名风茄儿、风茄花、山茄花、山茄子、醉仙桃等。蒙汗药亦作“濛汗药”,《白雪遗音·马头调·这封书儿》:“壶中酒,不用濛汗即是药”<sup>[16]</sup>。蒙汗药的江湖术语还包括“洗脚水”等。《水浒传》第 27 回:“实是只等客商过往,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药与他吃了,便死。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武松也把眼来虚闭紧了,扑地仰倒在凳边。那妇人笑道:‘着了!由你奸似鬼,吃了老娘的洗脚水’”<sup>[17]</sup>。这里的“洗脚水”即蒙汗药。

另外,迷魂药、断魂香、迷魂香等也是民间广为滥用的麻醉药,但是无论名气还是文献所见频率都远不及蒙汗药。《七侠五义》第 111 回:“蒋爷就将当日劫掠黄金述说一番。因他是金头太岁甘豹的徒弟,惯用蒙汗药酒、五鼓鸡鸣断魂香”<sup>[18]</sup>。又《彭公

案》第 202 回:“他们这三个人在大狼山招聚四、五百喽兵打劫来往客商,素常就不安本分,发卖薰香、迷魂药、鸡鸣五鼓返魂香。依仗地势险要,人烟稀少,时常有江洋大盗跟他们来往”<sup>[19]</sup>。以上史料将蒙汗药与薰香、迷魂药、鸡鸣五鼓断魂香等并列使用,可见它们同属民间常被歹人滥用的麻醉药,多被用于犯罪活动,轻则使人麻醉,重则伤人性命,所起的作用似乎也都是消极或具有破坏性的。

### 3. 医疗应用和民间滥用的对比分析

中国古代麻醉药在中医学中用作医疗用途的发展和流传,与其在民间滥用作邪术的发展轨道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也体现了其独特的科学文化价值。

首先,从流传时间和使用范围上看,中国古代麻醉药物在中医学中的发展历程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从战国时期扁鹊使用“毒酒”为病人作手术以来,后世都尽可能地沿续前人的成就,使其更安全有效地使用和发展<sup>[20]</sup>。而中国古代麻醉药物被民间滥用的情况最早可见于两宋时期的文献,频见于明代以后的史籍。由于民间不法之徒的滥用,所以民间滥用麻醉药物的历史脉络并不清晰。官府历来禁止社会公众使用,根据《大清律例》规定:“凡用药迷人图财者,有首先传授药方与人,以致转传贻害者,虽未同行分赃,亦拟斩监候,永远监禁”;“若以药饼及一切邪术迷拐幼小子女,为首者立绞,为从应发宁古塔给穷披甲之人作为奴者,照名例改遣之例问由”;

又“若用毒药杀人者，斩（监候。或药而不死，依谋杀已伤律绞）。买而未用者，杖一百、徒三年。知情卖药者，与（犯人）同罪”<sup>[15]362</sup>。虽然这类药物不能公然陈列于坊间街市，正规药铺也不敢售卖，但在当时民间并不难觅，多半藏于一些游方郎中，以及打着和尚、道士幌子等专以邪术诈骗的歹人手中。根据郭松义的考证，仅就史料案例中涉及使用蒙汗药的成员籍贯统计，在地域上主要包括了北方的北京、直隶、山西、陕西，南方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区<sup>[15]363</sup>。这也导致传统古代麻醉药流传至民间以后，多与江湖文化紧密联系，同时，形成了浓厚的江湖文化氛围和侠客气息。

其次，从使用情况来看，中医学中用于医疗用途的麻醉药物，配方记载种类繁多且比较详尽。从最初的毒酒发展至全麻方药，又发展至局麻方药及解醒方药，使用方法也由酒服逐渐转变为水煎，甚至水煎解醒方药，从而更安全有效地使用麻醉药进行剖胸、割腹、开颅等各种手术<sup>[21]</sup>。而根据野史笔记小说中以蒙汗药为例的被民间滥用的麻醉药，其配方一般比较简单，主要以下几种情况：①混入香味中，香型剂的蒙汗药叫熏香蒙汗药；②掺入液体中，比如与酒搭配使用，叫蒙汗药酒。该药若溶于酒水中，经常通过酒色和酒味来掩盖蒙汗药自身的颜色与味道。下了药的酒往往颜色发浑，味道也变苦。药性极强，人服用后可迅速导致昏迷。③将迷药与烟草拌和，人抽吸后达到麻醉效果，例如郭松义所引刑案资料中焦来仪作案的手段即是先将药物研制成粉末拌和在烟草中，有人抽吸此烟，药力产生作用，便会昏迷不能言语，但并不致人死命<sup>[15]360</sup>。

最后，从解药来看，甘草豆汤等是中医学中常用的解毒催醒药。张仲景在《金匱要略》中介绍了口服甘草煮汁以解乌头毒，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记载了用草豆汤来解乌头、巴豆的毒。李时珍在研究曼陀罗花时，受大豆可以“解百药毒”的启发，曾进行过多次试验，最后发现大豆配上甘草可以解麻醉药。而民间使用的解药都很简单<sup>[22]</sup>。据郭松义，在一宗发生于广东合浦县的案件中，消解的办法是用碗水放些片糖搅匀喝下就醒，即使不去解救，昏迷几个时辰，药性一过也会自然醒来，并不害人性命。又根据一位被害人刘进喜的证供所提及：“有当差人拿冷水给我吃，我才苏醒”<sup>[15]362</sup>。可见，一般等药性过去即可苏醒，或灌饮冷水促醒。至于像小说中描写的含水一喷即能使人苏醒的解药，迄今尚未发现。

## 4. 应用前景

中医麻醉学长期以来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主要是因为中医学中麻醉药的用量和用法都很难标准化，解药也不多。而且，在古代很多病人因此而中毒死亡，这也使得麻醉药物的应用和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即使在今天，中医麻醉药由于其自身不稳定性导致的应用不当现象，以及吸食成瘾甚至中毒等不良后果也时有发生。

目前，我国麻醉学的研究以西医麻醉学占主导地位。但是，中西医麻醉结合作为辅助治疗的方法一直存在，其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应用前景也亟待深入。早在 1804 年，日本著名外科学家华岗青州就曾用“通仙散”作全身麻醉，轰动世界外科学界。同时，在其所著《伤科方笈》中还记载了“麻沸散”的成分，主要包括曼陀罗花 1 斤，生草乌、番白芷、全当归、川芎各 4 钱，炒南星 1 钱。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我国开始重视中草药在麻醉中的研究和应用。1972 年，人工合成以曼陀罗花为主要成分的麻醉药物，并作为手术后的清醒剂应用于临床实验<sup>[23]</sup>。20 世纪 80 年代，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经过反复试验、研究，把以曼陀罗为主药的中药麻醉汤剂，成功地应用于临床，并以毒扁豆碱作为手术后的催醒剂。目前，以单方或复方洋金花配合冬眠药的静脉复合全身麻醉经临床试用效果良好，现已开发出内服、灌肠、肌注、静注等多种剂型，有着比较广阔的发展前途，也值得进一步研究应用<sup>[24]</sup>。

总之，中国古代麻醉药是从中医药学宝库中发掘整理出来的重要科学资源，充分挖掘其科学价值古为今用，不仅对我国麻醉的药效学、药代动力学机理和过程有更深入的认识，而且也使古代麻醉药物可以重新得到科学地应用和推广。

## 参 考 文 献

- [1] 杨伯峻. 列子集释.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350-351.
- [2] 后汉书. 李贤,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26.
- [3] 蔺道人. 仙授理伤续断方.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 88.
- [4] 华佗. 华佗神医秘传. 孙思邈, 编集. 彭静山, 点校.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2: 225.
- [5] 窦材. 扁鹊心书. 李晓露, 于振宣, 点校.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8: 92-93.
- [6] 危亦林. 世医得效方. 田代华, 整理.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 23.
- [7] 朱棣. 普济方. 第 9 分册.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3: 135.
- [8] 李时珍. 本草纲目.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2270.
- [9] 王肯堂. 证治准绳.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55-56.
- [10] 赵学敏. 串雅内编. 纪征瀚, 郑金生, 吴庚生, 补. 北京: 人民卫

- 生出版社,2007;113.
- [11] 罗英. 中西医麻醉学发展史比较. 甘肃中医,2005,18(10):45-47.
- [12] 孙成林,孙晓云,李众. 中国古代麻醉药酒概论.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2(4):82-85.
- [13] 司马光. 唐宋史料笔记:涑水记闻. 北京:中华书局,1989;89.
- [14] 周去非. 岭外代答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99;282.
- [15] 郭松义. 清代刑案中记录的蒙汗药//清史论集:庆祝王钟翰教授九十华诞.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 [16] 隋树森. 全元散曲. 北京:中华书局,2000;177.
- [17] 施耐庵,罗贯中. 水浒传.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620.
- [18] 石玉昆. 七侠五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40.
- [19] 贪梦道人. 彭公案. 秦克,巩军,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74.
- [20] 周一谋. 略论中国古代的麻醉药.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1995,2(12):6-7.
- [21] 孙晓云,卢永辉,孙成林. 中国医药化学宝贵遗产——再论古代麻醉药酒. 化学通报,1994(2):54-59.
- [22] 王春瑜. 一碗粥装得下半部历史.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65-85.
- [23] 苏州医学院. 中药麻醉的临床应用与探讨.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32.
- [24] 吴金华,冉秀英,涂丽容,等. 中药麻醉的现代研究进展. 中医学杂志,2008,144(5):54-57.

(收稿日期:2012-02-09)

(本文责任编辑 张海鹏)

## · 简讯 ·

## 《宋以前医籍考》荣获日本医史学会矢数医史学奖

日前,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冈西为人博士原著、郭秀梅博士整理的《宋以前医籍考》(上下册)一书荣获日本医史学会最高奖励——第 23 届矢数医史学奖,这也是第 1 次由外国人获此殊荣。此外,该书亦荣获第 8 届统战系统优秀图书奖。

矢数医史学奖是日本医史学会对于公开发表的学术著作的奖励,每届仅有一个名额。该奖励由已故日本汉方学权威矢数道明先生捐资命名,以往的获奖者都是日本医史学界的优秀学者,如山田庆儿、大塚恭男、小曾户洋、真柳诚等。郭秀梅博士长期旅居日本,整理了大批日本优秀汉方古籍,如《伤寒论考注》、《素问释义》、《灵枢讲义》、《金匱要略集注》、《九折堂读书记》等,汇为“中医药典籍与学术流派丛书”,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介绍给国内中医学人,在业界有较大反响。

《宋以前医籍考》为中国医学重要工具书,由医学博士冈西为人编成。宣统三年(1911)日本在沈阳创立南满医学堂,民国十一年(1922)升格为满洲医科大学,民国二十年(1931)设中国医学研究室,民国二十四年(1935)成立东亚医学研究所,架藏中国医药书籍达 3 774 部之多,进行冈西整理分类,编成目录。先成宋代医书目内容一览,复经与黑田源次、日名静一协议撰成定稿。

《宋以前医籍考》全书著录书目 1 635 种,附录 238 种,共计 1 873 种。著录体例原则分为“出典”、“考证”、“序跋”、“刊本及抄本”4 项,作者按语随所记载。此书体例严谨,分类合理,资料翔实,研究缜密,大大超越了多纪氏《医籍考》,是一部古籍文献研究不可或缺的参考书,时至今日,仍无出其右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书曾在大陆及台湾先后出版,然参校传世诸本,不仅误倒衍脱所见颇多,况且数十年来未曾再版或重印,以致使学界耳闻其名而难睹其书。

2007 年,郭秀梅博士在整理完丹波元胤《医籍考》,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后,深获学界好评,进而萌生了对《宋以前医籍考》进行整理的想法。

此次整理出版,得到了日本医史界学者以及冈西氏后人、同僚、同仁、弟子等各方大力协助。书后附录冈西为人自传《半生记》,以及郭秀梅博士整理的《冈西为人年谱》、《冈西为人著作目录》及中译论文、图片集等。冈西为人一生颠沛流离,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这些珍贵资料对于研究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特别是东北、外蒙的历史,亦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

(马红治)